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运行一个多月后,位于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已成为网红打卡地,现代科技与古老文物的结合,让游客完成了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中国大运河博物馆6月16日建成开放,馆内藏有从春秋至当代反映运河主题的各类文物展品1万多件(套),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示运河文化。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建筑风格和选址非常讲究,整体馆型采用了巨型船舶的造型,同时融入风帆元素,就像停靠在扬州三湾古运河畔一艘即将扬帆起航的“巨舰”。这艘“巨舰”乘风破浪、扬帆起航,翻开这本运河版的“百科全书”。博物馆新唐风建筑融合传统与现代之美,总面积约7.9万平方米,由展馆、内庭院、馆前广场、大运塔和今月桥五部分组成,其中馆、塔、桥相得益彰,登塔可以俯瞰“三湾抵一坝”的历史景观。

大运塔则以唐塔的风格设计,塔高近百米,可通过馆顶建设的长虹卧波式长廊进入高塔。大运塔距离文峰寺的文峰塔大概1.2公里,距离高旻寺天中塔大概4公里,站在三湾风景区最高的观景台远眺,南北两方分别可以看到一座塔尖:北边是文峰塔,曾是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南边是天中塔,曾是清朝皇帝的行宫所在。文峰塔、大运塔、天中塔在运河边形成了“三塔映三湾”的景观。

大运河博物馆由南京博物院负责布展和运营,是一座全面反映大运河历史概况、现今状态和运河美好生活的博物馆。据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介绍,这里有公园般美丽的博物馆环境,有新唐风格调的博物馆建筑,有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的博物馆展览,彰显大运河的千年底蕴和当代形象。

据悉,国内现有的运河主题博物馆都是从某一角度或在某一地域局部展现大运河的文化要素,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则是从时间跨度、空间跨度上实现大运河文化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的整体概念表达,以此来立体呈现大运河的历史和文化。观众可以在馆内了解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前世今生,领略运河上的水工智慧、舟船式样、漕运盐利、贸易商业、饮食风物、市井生活,以及运河沿线的自然生态、运河与“一带一路”的交汇融合。

大运河博物馆虽是新馆,展览内容却非常丰富“有料”。目前,该馆已征集到从春秋至当代反映运河主题的古籍文献、书画、碑刻、铠甲、陶瓷、镇水剑、木筏舟船等各类文物展品1万多件(套),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示运河文化。

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被称为汴河,在博物馆中,取自河南开封附近一段长25.7米、高8米老汴河河道剖面上的一条条线如同年轮,清晰地勾勒出从隋唐至明清的地层,最早的距今已有1400多年,直观展示大运河河道如何从宽到窄,直到完全淤积成平地的过程。隋唐大运河很容易湮塞,甚至湮塞得与岸平齐,唐、后周、北宋要经常开凿、疏浚、整修,才能令隋唐大运河正常使用。到南宋,因缺乏及时的开凿、疏浚,导致大运河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

在这片老汴河河道上,仔细分辨就会发现,国家统一且强盛时河道宽且深,国家分裂且衰弱时河道浅且窄,这就是大运河与国息息相关的实物证明。

展馆中的唐代船型墓葬,整体提取自镇江,为了防止墓顶坍塌,被运抵三湾时尚未清理墓中的泥土,重量达到55吨,无法从楼梯或电梯中运输,不得已拆除了博物馆西侧部分墙体,才使它们最终被安放在博物馆内。

还有南宋馒头窑,来自宜兴市张渚镇

凤凰村,重达33吨,由操作间、窑门、火膛、窑床、烟道五部分组成。宜兴靠近荆溪、江南运河等多条运河,又是著名的陶都,这座烧制砖瓦的南宋古窑见证了这段历史,也反映了古代运河沿线发达的手工业。

在专题展览“隋炀帝与大运河”中,以隋炀帝杨广乘坐龙舟南下,自作《早渡淮诗》为引,徐徐展开这个历史人物与大运河的故事,讲述隋炀帝与扬州及大运河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大运河的开凿,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为了争霸中原,吴国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天然河湖港汊,疏通了古水道,开凿了胥溪、邗沟、黄沟三条运河。因为对运河开挖起到了开创作用,吴王夫差也被称为大运河“第一锹”的开挖者。其中邗沟的开凿,是有史料记载的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被认为是大运河的开端。作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的历史至今已流淌2500多年。

邗沟全长400里,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道,后期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扬州和淮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也因邗沟而生。在此后的2500多年里,邗沟一直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期,浙东运河的前身山阴故水道也基本形成,到目前仍是保存较好的人工运河之一。

从先秦时期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开凿了大量运河,其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乘船可以通达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凿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到隋唐时期,除形成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外,还对运河进行了疏浚和整理。大运河的航运地位更加突出。唐人李吉甫曾形容大运河:“东南郡邑,无水不通;天下货利,舟楫居多。”

大运河是流淌的、活态的文化遗产。与展品堆砌的传统博物馆不同,该馆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让古老运河宛若“新生”。可以说,这是不可移动文物活化利用的又一生动实践。

这里除了展出的文物,声光电的互动体验区让观众通过互动,了解运河的发展历史以及运河周边城市。该馆全面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5G、VR等引入古老运河,给公众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公众在展厅即可“穿梭时空”看到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前世今生”,领略舟船式样、漕运盐利、市井生活,以及沿线的自然生态,体验大运河流域的历史积淀和人文风貌。

文物与高科技相结合,就“活”起来了。展览为中国大运河舟楫主题的多媒体互动体验展,以实体体验结合数字多媒体虚拟体验的方式,讲述大运河舟楫的演变、舟楫的类型等相关知识与故事,展示大运河舟楫带来的南北文化融合与古今美好生活。

展厅里的沙飞船,吸引参观者登船身临其境体验。360度环幕生动还原三段大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和繁荣景象,置身船头,千百年的运河美景尽收眼底。蔚蓝色的河水是背景,碧波拍打着船舷,样式不同的船只沿河而行,纷至沓来,展现了不同时期大运河的船舶和漕运文化。除具有运输功能外,在千百年的水运历史上,这些舟船还是流动的画卷,舒适的家。

大运河的珍贵不仅在于流转千年的物质遗存,更在于运河畔“人间烟火”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行至岸边,两岸繁华的街景映入眼帘。酒肆、戏台、胭脂铺、餐馆……博物馆打造的历史场景和真实业态,再现了运河两岸的繁华景象,一条主街以真实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体验将运河故事进行串联,一眼千年带观众完成了穿越唐、宋、明、清的时光之旅。

□孙葆元

饮茶分层次,但并不复杂,只有饮与品之分。饮是解渴,以茶解渴养成生活习惯,茶就成了生活的必需品,油盐酱醋茶,五居其一,足见需求之盛。品则是借茶之由,寻找某种境界,是生活里的艺术。

两宋是个饮茶的时代,经济地位除了盐就是茶,这是那个时代饮茶的特征。据《东京梦华录》说,“大凡食店,大者谓之分茶”,这里的“茶”不是单指茶叶,而是广义的茶,指代所有的食品。真正饮茶的地方叫“茶坊”,即今天的茶馆、茶社。且看《东京梦华录》卷二中关于汴京茶坊的记载:“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看来这是一处饮茶解渴之地。“又投东则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这就是品茶之处了,这个茶坊好生了得,内设仙境,引得仕女佳人光顾,就成了今天的会所。茶坊在汴京街头比比皆是,茶坊林立,说明饮茶风气之盛。

宋代茶的经销实行官榷制度,“官榷”就是官府对商品的专利制度,专买专卖,允许私人经营,但是茶价由官府统一制定,税收也就由官府直接控制起来。这样,在茶叶的产业链上,茶农的茶叶直接由官府收购,在生产关系上便形成对官府的依附关系,甚至连户籍、茶树的株数都由官府掌控,茶农完全没有自主经营权。茶的市场需求很大,巨大的需求必然产生巨大的商业利益,违禁走私者总是有之。

宋人饮茶不像当今,把茶叶置于杯壶中,直接沸水冲浸即可。宋人饮用的是茶饼,有点像今天的普洱茶,饮用前须把茶饼研成细末,再行烹煮。茶叶只是茶的原料,茶饼才是商品,如此一来,对茶叶的加工就提出了很多工艺要求,据记载,在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河流穿越的汴京城,每条河上都设着磨坊,利用河水动力推动磨盘进行加工,磨盘上磨的都是茶叶,足见汴京城茶叶加工业的规模。

这很令今人好奇,饮用茶饼,不怕在细碎的茶叶末子中掺假吗?据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记载,庆历年间,福建茶农制造一种小片龙茶,二十个茶饼重一斤,市价是二两黄金。“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每至南郊至斋,中书省和枢密院各赐一饼,还要四个人分之。中书省是宋朝最高国家决策机构,枢密院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两部门尚且如此,其余官宦只能闻其名而兴叹了。《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不许在京卖茶人户等擅磨末茶出卖,许诸色人告首,依私腊茶科罪支赏。”就是说,不许商家私自将茶饼研末买卖,如有违反,允许任何人检举,检举者给予奖励。管理之严,透出的是茶饼之珍。

宋时的珍茶甫一采摘就纳入严格的管理规程之中,首先是时间定位,采茶一定要在黎明前开始,见日则止,这是一个严格的时间段。宋时的采茶人随身挂一个水盂,采几个茶芽就要在水中涮一下手,为的是洗掉“气汗熏渍”。其间采的茶多像鸟舌

和谷粒,是同种茶的上品。雀舌是指茶叶的形态,雀舌细如绒针,沸水冲泡后,绒针展开,如鸟的舌头,那是最初的芽而非叶。宋徽宗总结说,“一旗一枪为拣芽,一枪二旗为次之,余斯为下。”

茶芽采回来要立即制造,宋人不炒茶,而是蒸焙,要求“涤芽惟洁,濯器惟净,蒸压惟其宜,研膏惟熟,焙火惟良”。所以造茶要“先度日晷之长短,均工力之众寡,会采择之多少,使一日造成。”这就与今天茶农所遵循比较一致,传统亘古至今,茶文化的根在制而不在于在。

既然宋时茶的商品形态是饼,饮用时就要切割、研磨、选水、冲泡。宋人管冲茶叫“点茶”,方法是“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笔轻,无粟纹蟹眼者,调至静面点”。“筴”是调茶的工具,以竹丝结束,形似扫帚,是饮末状茶必备的器具。这句话是说,在冲茶之前,先往盏中的茶末里加少许的水,调制成膏状,过片刻,再把沸水注入其中,然后用筴搅拌,搅拌的原则是手要重,筴却要轻,这是一个十分准的拿捏。这种搅拌法宋人叫“击拂”。说,击拂不用力,沸水与茶膏不能充分融合,茶就不能生发。手必须得“重”,手重而筴不能重,筴一重就把茶汤击出种程序,宋人的茶具是系列盏外了。在这样的操作下,茶汤中没有出现粟纹和蟹眼状的东西,那茶才是合格的。

因了这样一的,有碾、罗、盏、筴、瓶、杓。碾是饮茶程序中最重要工具,由它将茶饼研磨成茶末,碾的形制为卧式的槽,槽内置一个滚轮,轮两端有把手,把茶饼放置槽中,以轮滚压,使饼成末即是宋人认定的茶。宋徽宗评价,“碾以银为上”。罗是筛茶末的工具,盏是盛茶水的工具,瓶是盛水的工具,杓是舀茶的工具,这一系列茶具装在一个盒子内,价值极高。研煎为制的饮茶程序谓之茶道,而不是今天演绎的举杯程序。宋人追赏茶具,极具奢华,周密在《葵辛杂识》中说,“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南宋名相赵南仲在这里镇守,“尝以黄金千两为之”。足见宋人的生活沉醉在茶艺茶色之中。

为茶命名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从商品价值说,茶无名便无品牌,茶名是文化赋予的。宋人很懂得为茶命名,命名的原则是“各以所产之地叶”。如“耕茶”产自平园星岩台,“刚茶”产自高峰青凤髓,“思纯”茶产自大岚,“屿茶”产自眉山,“五崇茶”产自罗汉山,“坚茶”产自碎石窠石白窠,“辉茶”产自秀皮林,“师复茶”产自虎岩,从这些名字上可以看出宋代茶的芳名,与今天已经相去甚远。但是有一种茶,名字一直没有改动,那就是“白茶”,宋徽宗论白茶说,“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数阡,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可致。”这种茶,在今天已经广植,但是在北宋年间极为稀少,“正焙之有者不过四、五家,生产不过一、二株”,其珍贵大概又胜小片龙茶。

宋人把茶推到至高无上的境界,喝茶完全是为了养性、怡神、陶情,宋徽宗如是说,“擅瓠闽之秀气,种山川之灵禀,怯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澹闻浩,韵高致静。”他把中国人对茶饮的喜爱说到深处。

【文化观】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穿越千年的『百科全书』